



T A I W A N M I N G
J I A S A N W E N
C O N G S H U

丛书策划 王金月 主编 牛志强

萧 萧 著

禅与心的对话

山东文艺出版社

禅与心的对话

台湾名家散文丛书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5-97-08号

台湾名家散文丛书

禅与心的对话

萧 萧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2插页 78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9-1473-9

I·1296 定价:7.00元

萧

1267
2794

LT0000135128R



五号:02

萧



心与心的对话（自序）

读大学时，随南怀瑾老师修习“禅宗概要”，上课方式生意盎然，老师的言语忽然东、忽然西，飘飘如西天云彩，不可捉摸，却仿佛又有引人思索的光影，在一闪一烁间。

——那会是什么呢？

我喜欢哲学的逻辑思考，心理学的科学研判，沉迷于周易的二仪与万象之间，任神遨游在庄子恍兮的寓言里。不过，我更喜欢有“人”在其中的生活哲学的论辩，譬如庄子与惠施的争论，不就充满了思理与情趣吗？

庄子说：鱼儿水中游，是多么的快乐！

惠施说：你又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惠施说：对呀！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鱼的快乐。你也不是鱼，所以，当然你不能知道鱼是不是快乐。

庄子说：我们从头来，刚才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就表示你知道我知道鱼的快

乐，所以，我在桥上当然也可以知道鱼的快乐呀！

在这样往复的言辩中，你是靠近庄周多一些，还是赞成惠施多一些？你爱庄周的直觉，还是喜欢惠施的理性质疑？

在心与心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是那第三颗心，也加入我们的思维和言语。一如在庄子与惠施之间，我们思索。

禅宗的故事里，也充满许多这样的“机锋”，就像行走在悬崖的边缘，可能粉身碎骨，也可能在廓然无际的原野上飘起淡淡的馨香。禅之机，有时是逻辑的思维，有时却是非逻辑的思维；有时正经，有时癫狂；有时语，有时默；有时静，有时动。

我喜欢左右碰触这样的机锋，
在心与心的对话中，
找寻属于自己的话语。

禅宗六祖慧能，受法辞五祖以后，到达南海，在法性寺，听见两个和尚为风吹幡动而争辩，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往复酬答，曾未契理，这时，六祖说：“直以风幡非动，动自心耳。”止息了一场对论。在两个和尚的心与心的对话中，慧能禅师是那第三颗

心。不过，看见风吹幡动，到底是“风动”，“幡动”，还是“仁者心动”？我们不是也可以成为第四颗心去思考，去对话吗？

你的心与她的心对话，我的心与古人的心对话。

禅心与道心对话，天心与人心对话。

在心与心的对话里，我们找到自己，找到宁静，找到生命的喜乐。

萧萧 谨白

目 录

1	心与心的对话(自序)
1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4	皮肉骨髓,廓然无圣
8	畸形
11	花与微笑
14	言语·道断
17	石头之死
20	一放再放三放
26	生命无法事先演练
29	因为细水长流所以才能截断众流
32	要偷就偷心中的明月
35	不熬夜的幸福
38	将心开放给云天青空
41	劈佛破冰
44	斩了猫,斩不了迷执
47	佛与牛粪
50	悟境之后的悟境
54	屁是小小的一阵风
58	酒令里的禅机

- 62 一丝不挂却烟雾四起
65 雏菊的尊严
68 心是活的
71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74 各人吃饭各人饱
77 通过地狱看天堂
80 随声逐色,何时了结?
83 悟境是一条虚线
86 水到渠成,春来花开
89 以生命的温热回应生命
92 听到钟声就披起袈裟
95 缘木求鱼何如推窗问月
98 风到哪里,我到哪里
101 你在你该在的位置吗?
104 找到一根丝绳
106 花在旧时红处红
109 是谁绑住了你?
112 沉默里自有钟鸣鼓应
115 冲破关锁,山河万朵
118 活转转活
121 真的飞过去了吗?
124 断臂立雪
127 做人太难,不如为僧
130 一字五百世
133 晒晒脑海里的观念吧!

- 136 超越两极，随它枯荣
139 你会坚持竹子是绿色的吗？
142 不行，居大不易
145 想过母亲的性别吗？
148 千峰顶上老僧闲
151 何处没有突然而来的一声“铿”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在哭过笑过的地方

生清净心

六祖慧能是中国禅的始祖，他将印度禅与中国文化结合，使禅有了中国面貌、中国声音。影响他最大的一句话，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慧能大师，俗姓卢，先祖范阳人，父亲卢行瑫，谪居岭南新州；慧能出生于公元六三八年，三岁时父亲过世，由母亲抚养长大，家境清寒，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每天砍柴、卖柴，藉此维生。有一天，他卖完柴，走出店门，听到有人念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中若有所悟，仿佛触动了心中的某一根弦，他忙请教人家这是什么经，人家告诉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且还跟他说，五祖弘忍正在湖北黄梅山说解《金刚经》，因而才有北上参见弘忍、以偈胜过神秀的后续奇缘。

后来，弘忍亲自在夜里三更为他说解《金刚经》，到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

他终于大彻悟了！他说：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本自俱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一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我何必多思考，自性本来是清净的！

我何必多攀援，自性本来无生灭的！

我何必多追求，自性本来与身俱足的！

我何必多犹疑，自性本来不动摇的！

我何必多贪恋，自性本来就能生万法的！

或许，我们不一定能了解“自性”是什么，不过，了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倒真有令人动容的地方，住是“居”、“停”、“留”之意，不要在任何一事物上停留、坚持、固执，金刚经的原文是说：“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音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哪里才是我们的心该驻足停留的地方？无所住，不在任何一处停留！而且，还要在不停留的任何一处能生清净心！怪不得六祖慧能要为这一句话心中震动两次，一次启，一次悟。

最近一次，我在学校的周会演讲是以这样的一句话结束的：“喜怒哀乐，不妨形于色，但要能不住于心。”不是吗？该是喜乐的事，何不放怀大笑，原是悲愁的结，当然要放声大哭，只是，事过了、境迁了，又何必让那样的心事心结永远停留在胸口呢？

而且，还要在任何笑过哭过的地方生清净心！

——原载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自由时报》

皮肉骨髓，廓然无圣

盐水蜂炮，不足以代表台湾；
平溪天灯，也不足以代表台湾；
必须是好多好多小镇的特色，有皮有
肉有骨髓，
才是台湾的真正面貌。

台湾有几个颇具特色的小镇，如果路过，我总要弯过去溜达一下，淡水的暮色，九份的山海，礁溪的冷泉，竹山的竹，三义的木雕，鹿港的古风，美浓的客家风味……都足以令人流连忘返。好几次，从高速公路回彰化，我都会到三义看木雕，三义街道两旁堆满了或大或小的木头，散发出树木与阳光特有的气息，闻一闻这样的气味，仿佛也有了森林蓬蓬勃勃的生机。

每次到三义，我就会看到许多达摩祖师，木头雕的，竹子的根部雕的，满脸满腮胡须，两目炯炯，台湾民间信仰很少看到崇仰达摩祖师的，据说日本人买的多，当神像膜拜，还是当艺术品供奉，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波斯的和尚，还是南印度的婆罗门族，其实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从印度或波斯到达中国大陆，又从中国大陆将其传说渡海来台，如今又以木之雕的面貌去到日本，这样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就原有的文化与之融合再衍生为新的文化吧！各就所近，各取所需，各有所长。

达摩祖师，相传于公元五二〇年到达中国南方，五二七年曾在南京与中国建寺庙最多的皇帝梁武帝见过面，梁武帝问他：“即位以来，我造寺，写经，度僧无数，是否有大功德？”

达摩说：“无功德可言。”

梁武帝一惊：“怎么会没有功德？”

达摩说：“这是人天小果报，就像人的影子，一直是随形不离，似有却又不实在。”

“那，什么才是真功德？”

“真功德：净智妙圆，体自空寂，是一种至圆融、极纯净的智慧，它的本体却是空然寂然，无法用世俗的方法求得。”

梁武帝又问：“什么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答：“廓然无圣。”

梁武帝说：“既已无圣，那坐在我面前的又是谁？”

达摩说：“不识。”

达摩始终觉得梁武帝未契佛理，因此离开

南京，渡江北上，在少林寺中壁观多年。

公元五三六年，达摩临终前，召集学生，要他们提出学佛的心得，道副先说：

“依我看，我们应该不执着于文字，也非全然舍弃文字，文字是一种求道的工具。”

达摩说：“你得了我的皮。”

尼总持说：“据我了解，颇似庆喜看到阿閼佛国，一见便不再见。”

达摩说：“你得了我的肉。”

道育说：“地、水、火、风，四大皆空；色、受、想、行、识，五蕴非有；依我之见，整个世界无一法存在。”

达摩说：“你得了我的骨。”

最后是慧可，他只向达摩行了礼，然后一动也不动，一言也未言，达摩说：“你得了我的髓。”慧可后来成为禅宗二祖。有人认为这是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注脚，是孔门“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的另一种学行进度的品评。也有人将慧可的行礼不言，与迦叶的微笑不语，等量齐观，认为“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法华经》）。

我想：只有“髓”，那将依附何处？知而不言，或许可能，但仍然会有象可循吧！迦叶微笑了，慧可行礼了，四季运行了，百物生长

了！这都是可观的象。

皮、肉、骨、髓，必然相互依存。

披一张皮的，不是达摩真传。只敲骨髓的，也非达摩真义。

盐水蜂炮，不足以代表台湾；平溪天灯，也不足以代表台湾；必须是好多好多小镇的特色，有皮有肉有骨髓，才是台湾的真正面貌。

既已廓然，谁能是那唯一的圣人呢？

——原载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自由时报》